

▶▶旅行札记

瓦尔登湖印象

——访美杂记之二

□彭世国

中国作家代表一行到波士顿的第一个活动不是与当地的作家见面,而是去参访那个在中国文学界颇为著名的瓦尔登湖。我记得上世纪80年代,咱们这里曾经流行过梭罗写的散文集《瓦尔登湖》,那是梭罗先生自己一个人在瓦尔登湖畔独居两年的自述。他写这个湖,写在那里开荒种地,写那里的植物,写那里的动物。这本书感动过整整一代中国青年,“那是我们那个年代青年人小资生活的偶像所在。”代表团成员之一的北大教授、文学评论家陈晓明这样说。一踏上湖边的土地,我就能明显感受到王蒙先生、张炜先生、张抗抗小姐的激动,甚至连“80后”作家马小淘,也显得十分兴奋。大家走向那个瓦尔登湖纪念品小屋,去为自己这一行寻找一点证物。

瓦尔登湖,英文叫Walden pond,准确地翻译的话,应该是瓦尔登池塘。大家可能都记得美国一部很著名的电影“The Golden Pond”,译为《金色池塘》,相信那部电影的影响,一点也不比《瓦尔登湖》的影响小,但人家就这样翻译了,这里中文就叫湖,不叫池塘。来到湖边,湖面不小,远比比大的未名湖大多了。王蒙先生说,这在中国该叫湖了。也许,当年翻译这部书的译者是来过的,感受过这个湖,翻译是准确的。

湖水清澈见底,岸边林木葱郁。靠近水边的几棵枫树叶子已经有点红了,倒映在水里,点染了些许的红色,让人心醉。几棵不知名的树已经整个红了,树下面,一群孩子光着身子在戏水。那些大人们也在轻松地游着泳。一打听,水温70华氏度,约21摄氏度,一来可见这里人们的健康,二来也可想这已经是瓦尔登湖最后的游泳季节了。与我们同去的乔先生与徐女士很高兴地跟我们讲述着那里的故事,说冬天的波士顿多雪。也许不久,这里就要被厚厚的雪所覆盖。

我们沿着湖边走去,一路都在林子里穿行。阳光透过树叶,零星地洒落在地上。林地里到处是倒伏朽掉的木头,在它们的身上,到处是洞,还长出了一串串白色的、金色的蘑菇。它们早成了虫子的美食和栖身处,还有蘑菇们的养料。风过处,不断有硕大的橡树果实掉下来。陈晓明先生不断地挑大的拣着,说要带一些回去,告诉喜欢瓦尔登湖的文学爱好者们,这是来自于瓦尔登湖的圣物。林间的松鼠很悠闲,不断地跳来跳去。在这个硕果累累的季节,他们还用得着去为寒冷的冬天收藏些果子吗?

在湖的尽头,是一个小水塘,塘里长着一团一团的浮萍,几段朽木半浮着,长着青绿的青苔。塘的四周比湖边其他地方的色彩与层次都要丰富得多,倒映在水里,随着阳光移动,让水塘变幻着五彩的梦。水塘边的高地上,踩过绵软的落叶堆积,就看到了当年梭罗居住的那间小木屋的遗址,现在那里只剩下一堆石头了,也许是当年梭罗先生用来当房基的吧。边上的树上,用图钉钉着一些纸条,细看才知道是我国那些朋友们写下的参访的记录。怎么大伙把这个在国内旅游的恶习也带到美国了呢?不过还好,不是刻在树上,还算能接受。在这里我突然想,会不会当年梭罗先生命名那本书用的是这个小池塘的名字,而并不是外边那个大湖的名字呢?或许,本应该就译成瓦尔登池塘才对的。

我们往回走时,一个刚游完泳的妇女手举着一个塑料袋子,招呼一起走来的一群小朋友:“Look, Jelly fish!”我走过去细看,原来里面有几个拇指大小的透明水母在游动。她告诉我,这种动物消失300多年后才再次出现在这个湖里。我知道,那种水母只有在很干净的水里才能存活。我一方面惊叹这里环境的清洁,另一方面,更惊叹于生命的顽强。为了能够等到合适的环境,这一等就是300年。

在离开瓦尔登湖前,张炜先生说以前去看过复原的梭罗的小木屋,门前应该有他的铜像。但我们一路都没有发现,最后我们在停车场的边上看到了那个小木屋,它真的很小,大约就10平方米,一张很小的床,一张小桌子,中间是一个取暖炉,也许这个炉子还兼着做饭吧?梭罗先生就在门前不几米外的树下,大步往前走。他个子不高,也就一米六左右的样子。令我一惊的是那条粗粗的将铜像与树锁在一起的锁链,原来这里的梁上君子未必那么敬重这位探险家、文学家。

离开瓦尔登湖,王蒙先生感慨,以前住在哈佛那么长时间,居然没来过这个地方,早该来的。

▶▶白描人生



五台山邂逅艾若

□秦维宪

1997年8月下旬,我去五台山参加“儒、释、道三教融合”国际学术研讨会。在连续几天的学术交流、参观考察中,我发现唯有一位年近七旬的老学者无论在何种场合,几乎一言不发,十分低调;而此人一表人才,双目炯炯有神,眉宇间有一股忧郁之气,看来决非等闲之辈,甚至感觉这张脸似乎在哪儿见过。

第四天晚上,我终于抑制不住好奇心,轻轻地敲开老学者的客房门。我递上名片,表示想彼此认识一下,老学者一看我是上海来的,眼中倏地闪过一道波光,遂客气地让座。老学者也回我一张名片,但见名片上赫然写着两个黑体大字“艾若”,什么头衔、职称都没有。

交谈中,当艾若得悉我毕业于华东师大历史系,并聆听过著名学者苏渊雷教授的课,立马打开了话匣子。他紧锁双眉,深情地说,苏渊雷是他的忘年交,苏先生1957年被打成“右派”流放到黑龙江后,他正在黑龙江大学中文系执教,于是他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艾若特别崇敬苏先生具有深邃的佛学思想,从而使他们能以一种超然的境界,冷对

人生的苦难,让人性的光芒穿越黑暗的时空。后来,苏渊雷在周总理的关照下回到了上海,但他们的友谊一直未中断。当时,苏先生仙逝不久,艾若怀着痛惜、苦楚之情,向我了解了追悼会的情况。

随之,艾若意味深长地说,佛学宛若一座灯塔,帮助他走出黑暗的人生低谷,所以他要在他有生之年完成自己任主编的《中国历代僧诗全集》。《全集》收录了佛教从东汉至1911年(时间跨度长达一千余年),10.4万余名诗僧总计近13.5万首诗作,洋洋2500万言。艾若称《全集》为“独辟诗国的禅学秘境,古今最大的诗歌总集”,更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一次重大抢救。其中近4万首诗,选自从未发表过的诗僧的手稿、珍本、孤本、稀见本,不少诗作出自首次面世的秘笈,这些禅诗将人生的内涵和境界高度概括于佳句之中。

是夜,皓月当空,凉风轻拂,在这座神秘的佛教圣山,我还向艾若请教了一些学术问题,他侃侃而谈,俨然一名饱学之士也。

翌日下午,我们去参观最后一座名寺——位于南五台,始建

于唐大历五年(公元770年)的金阁寺。金阁寺在群山环抱的西北岭畔,果然金碧辉煌、气象庄严。老方丈请一位在北京大学读到二年级便来五台山出家的小和尚讲解。那小和尚眉清目秀,口若悬河,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,讲到唐代儒、释、道三教合流,乃至金阁寺的秘史;从古希腊的文明讲到文艺复兴,以及爱因斯坦的“相对论”……他小小年纪,居然将中外哲学、宗教融于一炉,思想火花竞相闪烁。众多学者听得如痴如醉,突然,艾若激动地展开双臂,向前紧紧地抱住小和尚,声情并茂地说:“你讲得太棒了!我从未见过像你这样年龄,就对学问,对佛学有如此造化,你好好修行,将来前程无量啊!”

当我们步出金阁寺山门时,正值黄昏,极目远眺,山风呼啸,林涛滚滚,山峦泛金。猛地,万里长空显出一道绚烂的彩虹,一群老鹰盘旋着破云远去,学者们见状,人人称奇,艾若更是雕塑般虔诚地仰望苍穹。

研讨会结束当晚,与艾若住一间客房的桑教授将我拉到一个山坡,神秘兮兮地告知,艾若乃周扬的大公子也。我恍然大悟

悟,艾若的相貌简直跟刊登在《文汇报》封面上的周扬肖像一模一样。桑教授还说,艾若之所以有忧郁之色,为人低调,这与他苦难的童年有关。艾若1928年出生于上海,后来一直随母亲在湖南益阳老家生活。几年后,周扬同苏灵扬另组家室,艾若母亲悒悒而亡,从此艾若带着两个弟弟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,过着非人的生活,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后才与父亲见上一面,其间整整相隔11年!周扬深感内疚,便将艾若和弟弟们分别送往北京大学、育才中学继续上学;而艾若因在抗战后期参加过国民党的青年远征军,以及周扬后来几番落难的关系,他从未被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可,晚年仅仅在鲁迅文学院副院长的岗位上默默耕耘。桑教授还说,艾若在黑龙江长达33年,“文革”中差点被整死,他平生最怕学生遭遇人生之不幸,并经常为穷苦学生掉泪、捐款捐物……

我听完桑教授的介绍,望着满天星斗,脑海中泛起托尔斯泰在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扉页上的名言:“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,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。”

▶▶悠悠我心

终于有了自己的古琴,圆了11年的古琴梦。

忘记从何处听来古琴之名又因何由听到古琴旋律了,只记得夏季的一个夜里,竟梦到了古琴。依稀记得梦中有个女孩子在抚琴,于是以后便惦念上了。

忆当时不过懵懂少年,倒还没有考虑买琴,更不知古琴可寄何种情思。单想能拥有一架古琴,隐于幽径深谷内,避于竹篱柏翠间,当窗竹几,雅鹤清泉,溢于冷冷中对月而抚,该是多么玄妙的事情啊!这一想,居然占据我心11年。

年龄渐长,知晓了一些琴典故,伶人名曲,便更想学一学文人雅士,装一装孤清,附一下风雅。

待到大学时,一次与一位师姐聊天,听她谈起正跟朱子易先

我的“孤凤鸣”

□张修坤

生习学古琴,就更想拥有一架古琴了。想归想,当时愿望还是无法实现的。

后步入社会,在浮躁喧嚣的闹市里,限于条件,糊口已然为头等大事,更何谈风雅。但人往往就是这样,越是得不到的,人的动念也就越强烈。慢慢地收入渐高,生活条件渐好,这种执著却也越来越重。于是乎,省吃俭用半年多,终于攒了足够的“青蛙”,从扬州定做了一把古琴。

当琴送到我的面前,褪去外包装护套,看到第一眼,我的手颤抖了,感觉像是多年未见的老友不期而遇,又像是心仪已久的女孩站在面前,竟不敢举手触摸了。那种“只有近慕之情而无非分之想”的念头,让我激动了好一阵子!

琴好,首先是琴的名字好。定

做时,我把古琴起名为“孤凤鸣”。取自古风“猗猗绿绮琴,中秘云和音。一弹动鸣玉,再弹锵南金。翩翩玄鹤舞,幽幽孤凤鸣”中的“孤凤鸣”之意。

“孤凤鸣”用料还是相当讲究的。它通体黝黑,内泛殷红,面板为桐木,底板为梓木,以鹿角霜调和生漆为灰胎,冠角、雁足、琴轸为花梨木。在底板上,“孤凤鸣”三字为鎏金楷槽,下配白居易的“七弦为益友,两耳是知音。心静即声淡,其间无古今。”字体为镀银小篆。

“孤凤鸣”古雅端庄,静谧如灵的外体,单是欣赏就已浑然成韵。待凌空下指,引来一声喻鸣般的清音,声音清亮宏大之中更兼深沉浑厚,余韵悠长。

“宛转缠头锦,淋漓蘸甲觞。

弦松调宝柱,笙咽罢银簧。”慢慢拨动琴弦,在古韵幽幽中引来无数遐思……

多少剑胆文心,因它,书写一段段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;多少才子佳人,因它,上演一幕幕感人至深的爱情传奇……几千年的音符,几千年的碰撞,那是绵延千年、流淌不绝的回响!

感谢我的“孤凤鸣”!

虽无苍翠相映,更少清流环抱,但在空闲时间,用“凤鸣”来学一学指法名曲,静一静躁动心思,自是无比的享受与惬意!

一炉香,一壶茶,忘却烦恼,忘却尘世,在古韵幽幽中——“凤鸣天倪”!

巍巍乎,高山;洋洋乎,流水!知音难觅,伴我的,只有我的“孤凤鸣”!

▶▶如歌行板

是布谷鸟清幽辽远的歌声唤醒了,为了不吵醒同伴,我悄悄穿好昨晚睡前准备好的厚毛衣、牛仔褲、旅游鞋,轻手轻脚拨开了蒙古包的门帘。一股清冽的空气扑面而来,顿觉神清气爽。天早得很,四点半不到,在这苍茫的大草原上,尽管南北不分东西不辨,我仍然找得到东方——那片冒着鱼肚白的天空就是。揣着满怀的喜悦迎着东方奔跑,大蘑菇似的蒙古包被我甩在了身后,它们依然沉浸在宁静的梦中,淡淡的晨光下,视野里没有了一个同类。天高地阔,只看到几匹悠闲吃草的马儿,只感到繁茂的草亲切地抚摸着我的双脚。跑累了就走一会儿,继续奔

草原日出

跑。孤独吗?不!久违的深邃的安静弥漫在灵魂深处。一个人,做回自己。

“喂,别跑了,小心迷路啊!”身后传来友好的喊声,脆若银铃。我原地停下回转身来,天哪!这位将自己包裹在一床绿格子棉被中,像安徒生童话里走来的人物,正是昨晚篝火晚会上唱歌的苗条女孩。昨晚沐浴着皎洁的月光,她一身白裙优雅地唱了一首《万水千山总是情》。“起得真早啊!”女孩身边帅气的男孩冲我打招呼。“为了看到日出,当然要比太阳起得早啊!”我的话音未落,便听到女孩惊喜的喊声:“快看呀,小亮点!”我们赶紧凝神屏气目不转睛地盯着东方,那

个小亮点跳出了草原的地平线,晃得我们眯起了眼睛。谁也不再说话,像害怕惊醒一个古老的梦。等待,安静地等待,等待太阳升起来!

橘黄,橘红,金红,大红,我兴奋地注视着不断变幻的斑斓色彩,小亮点越变越大,变成了小半个圆,变成了半个圆,变成了大半个圆,变成了整个圆。草原披上了金色的衣裳,天地之间一片明亮。

“东方,一点一点红了,红了!她看见了世界,她是个女孩子,她爱在湿湿的荆棘上布满花朵;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,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!”多么优美的诗歌,是顾城的,情不自禁地想,倘若顾城选择了游牧辽阔的

草原,而不是隐居激流岛树林间的老房子,或许发生在他身上的悲剧能够避免……热爱生命的人们,来看看辽阔的草原,看看如诗如画的草原日出吧——这天地间真善美的化身,她是多么镇静,多么仁慈,多么温暖,多么安详!每一束光线都是美,每一束光线都是亮。

“太阳出来了!太阳出来了!”不知何时,看日出的人们已经聚集成一大群,大家尽情地喊着叫着,许多人在拍照,披着棉被的女孩照得最多,我没有拍照,我将那轮气吞山河的朝阳画一样刻在了心壁——我要向太阳学习,活着就是爱!唯有爱像太阳,照亮整个世界。

编辑:曹琳 美编:马晓迪 邮箱:zj170@sohu.com